

台灣獨立建國的擘劃者——許世楷*

施正鋒

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暨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摘要

我們將介紹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領導者許世楷，包括他的學術研究、以及政治參與。就學術方面而言，他最重要的貢獻是對於台灣為來的憲政描繪，特別是如何透過制度的安排來處理族群分歧。在政治參與方面，最突出的地方是學以致用，尤其是制憲運動的努力。

關鍵詞：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許世楷、族群分歧、制憲運動

* 發表於台灣國際研究學會舉辦「台灣民主化過程中本土人文社會學者」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圖書館校區，進修推廣學院大樓2樓第一會議室，2011年4月23日。

壹、前言

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不少台灣人菁英踏上松山機場，就立誓不再回來，不過，終究還是狠不下心來；魂牽夢縈，思思念念的，還是這塊蕃薯之島，眾人矢志要返回家園。由「台灣人的自由台灣」在美國出現、「台灣青年社」在日本成立、到世界性的「台灣獨立聯盟」的結合，意味台獨運動在異國發芽成功。在李登輝主政時代，這些老留學生得以鮭魚返鄉；倦鳥歸巢，日夜苦思的，就是要重建婆娑大洋中的美麗之島，讓台灣登上國際舞台。而黃昭堂、張燦塗、以及許世楷這三位國民黨黑名單上的頭號戰犯¹，代表著台獨聯盟遷台的三條路線。

黃昭堂是國際關係博士，與日本安保部門關係密切，自衛隊門生子弟滿天星星。他當過民進黨的國策顧問，主要是方便與日方做官方交往；不過，當陳水扁政府對於台獨目標心懷二意，他隨即拒絕接受聘任。儘管如此，他對於阿扁自頭到尾情義相挺，甚至於不惜得罪李登輝，也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前總統陳水扁的海外帳戶揭露之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黃昭堂一時氣得要他「disappear from Taiwan」。迄今，他對於民進黨還是呵護萬分、常相左右。

張燦塗理工底子，表面上是典型「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天之驕子例子，卻掩藏不了作為番薯仔的無奈。在「刺蔣事件」之後，風聲鶴唳，八千哩長征、奔走美國東西兩岸，讓獨盟得以苟延殘喘的，就是窮留學生對於他的信任。解嚴之後，翻牆回國，天真的他主張加入民進黨；雖然競選黨主席不利²，懷璧其罪的他還被譏諷為水土不服，不過，終究還是能回到故鄉，選上台南市長。由於美式作風與中國官場文化的糾結，讓他因案纏身，然而，認識的人不會相信他會貪瀆。面對政黨的夾殺，猶

¹ 一些民進黨人士則詼諧地稱為「三仙老公仔標」，多少有應該有請上神桌的「三公」貶抑味道。

² 原本，台獨聯盟與民進黨有分進合擊的關係，島外的台獨聯盟走體制外的運動路線，民進黨採取體制內的議會選舉路線（許世楷，1993：21）。然而，當台獨聯盟打破封鎖、成功遷台以後，彼此的競爭漸漸浮現。

如潛龍困於爛泥，張燦盞還是樂天地手提皮包、勤奮地行走台灣，擺明的就是不肯屈服。

許世楷政治學科班出身，少年時代與連戰同窗，當時即有眺望總督府、有為者亦若是的輕狂情懷³。即使沒有鄭南榕刊登他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而自焚、讓他在島內因而聲名大噪，光是他所倡議以上議院來處理台灣的多元族群分歧，迄今學界仍然無人能出其右。日後，他在李鎮源的請託下出任建國黨主席，雖說是學以致用，其實是臨危受命。民進黨執政後，老驥伏櫪、夫唱婦隨，在駐日代表任內如魚得水、政通人和，後人恐怕很難有所超越。

黃昭堂是典型的日本式紳士，圈內人喜歡圍在他旁邊，幾乎沒有人不認為歐吉桑是個老好人；不過，他卻又帶有幾分前工業時代的「親分⁴」思維，彷彿是嚴肅的日本時代的長輩；另外，濃厚的日本腹語風格，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可謂是高深莫測。張燦盞是個理性型的領導者，個性開明、作風務實，加上美國式的直率作為，年輕一輩的都可以平起平坐，因此，適合當亂世中的整合者。許世楷接受日本教育，卻沒有日本仁丹鬍子那樣僵硬；又因為在美國待過相當日子⁵，多少也感染了一些幽默感，可以說是融合東西兩種文化的優點。三人各有擅長，如果說黃昭堂是稍帶霸氣的台灣黑熊、張燦盞是沈靜從容的台灣石虎，而許世楷則是身手矯捷的台灣雲豹⁶，恰好是介於兩者之間⁷。

³ 兩人高中、大學同窗，可以算是好朋友，彼此「常常談到台灣獨立相當有共識」（許世楷，1998a：208）。

⁴ 親分（oyabun）的「親」是指父母親，可以說是老大（boss）、或是師父；相對的是「子分」（kobun），可以解釋為小弟、跟班、或是徒弟。不管是大哥與小弟、或是父子關係，又似乎又太強了一點；或許英文的 patron-client 關係（clientalism），勉強還可以抓住神味。這是一種非正式的象徵／儀式關係，有別於血緣關係，在歐洲的中世紀也可以看到；在日本，大概是在封建時代（約1700年）發展的，於二十世紀初的工業時代初期達到高峰（Ishino, 1953: 698）。參見 Eisenstad 與 Roniger（1980）、Roniger（1987）、以及 Stein（1984）。

⁵ 先後以研究休假在美國住過七年，甚至於置產（許世楷、盧千惠，2011：114-16）。

⁶ 譬如1992年返台之際，有記者問他是否會「從事政治活動」，他毫不猶豫地回道：「我是為了政治活動，就是為了展開獨立運動才回來的」（許世楷，1993：21）。

⁷ 其實，就酒量而言，黃昭堂是千杯不醉，張燦盞不太沾酒，而許世楷則與日本人交遊遊刃有餘。

就一般學者的任務而言，不外教學、研究、以及服務。如果不提教學，到目前為止，許世楷的貢獻主要集中在學術研究、以及政治參與，特別是兩者的結合。過去，台灣人的子弟多念醫科，海外則多讀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不多⁸；而在這些極少數拿政治學博士的人當中，許世楷竭盡心力去把專業訓練作獨立建國的運用，環環相扣、登峰造極，可說是鳳毛麟角。

貳、學術研究

許世楷在 1934 年出世於彰化、成長於草屯。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後（1957），當完預備軍官，於 1959 年年底前往日本留學，先後取得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碩士⁹（1962）、東京大學法學（政治學）博士（1968）。畢業後，先在上智大學授課，從 1969 年起開始任教於津田塾大學，歷任政治學助教授、以及國際關係研究所所長¹⁰。許世楷在 1993 年到玉山神學院¹¹客座，教憲法、以及政治學。在退休還有將近十年之前，他斷然於 1995 年辭職返台，除了在台灣文化學院擔任院長（1994-98），後來並任教於教靜宜大學（-2004），目前則仍然是津田塾大學的名譽教授。

就學術方面的成就而言¹²，博士論文〈台灣統治確立過程中的抗日運動（一八九五～一九〇二年）〉潤飾改寫的《日本統治下の台灣¹³》，在 1968 年獲得東京大學出版的榮譽，經過四十年，迄今仍然是長銷書（許世楷、

⁸ 盧主義他原本唸醫科，後來大膽轉念政治學，不過，卻迫於生計改當精算師。他的心路歷程如下（張炎憲等人，2010：121-22）：

那時我是真的考慮到台灣人真得獨立成功，必定需要一些專門人才，可是台灣最優秀的人才，全部都去當醫生和工程師了，很少人會讀政治和經濟，這樣也不行。

⁹ 論文題目為〈台灣事件一八七一～七四年〉。

¹⁰ 開過的課包括政治學、比較政治學、憲法學、國際關係論、國際政治學、國際法、日本近現代政治史、台灣近現代政治史等（許世楷，1998a：216）。

¹¹ 位於花蓮壽豐鯉魚潭畔，以招收原住民學生為主。

¹² 有關許世楷的最近文章，見台獨聯盟的〈人物專欄〉頁（<http://www.wufi.org.tw/wufiers.html>）。

¹³ 中文版《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在 2006 年出版。

盧千惠，2011：45)。不過，許世楷的最重要貢獻，應該是在 1989 年出版的《台灣未來的描繪》一書，包含『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內閣制)、以及憲法基本精神的闡述。

對於台灣的制憲運動而言，許世楷開啓設計台灣憲草的先河¹⁴，日後，海外陸續有黃昭堂推出『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內閣制)、『台灣憲法草案』(總統制)，以及張燦濤(李憲榮)的『台灣民主共和國憲法草案』(總統制)；接著，林義雄由美國帶回『台灣共和國基本法草案』(雙首長制)，進而掀起島內制憲的熱潮，包括新潮流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雙首長制)、以及民進黨的『民主大憲章』(雙首長制)。人民制憲會議在 1991 年提出『台灣憲法草案』(總統制)，許世楷還流亡日本；等待第二次人民制憲會議在 1994 年通過『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總統制)，在台灣大學冉冉升起民間版的台灣國旗，許世楷等人已經可以公開與會，擔任台灣國民制憲運動委員會的共同召集人¹⁵。

許世楷的《台灣未來的描繪》獨特的地方，是詳細地說明『台灣共和國草案』的基本主義¹⁶，包括台灣獨立主義、國籍開放主義、國民主權主義、文化集團相互尊重、以及國際和平主義。另外，許世楷在設計新憲之際，也具體提出如何著手進行新憲法的制定，可以說是實質與程序兼顧。這本書所公佈的『台灣共和國草案』，除了在象徵上代表台灣人獨立建國的企盼，在實質內容上，最特別的是主張國會上議院由四大文化集團(族群)各選出十名議員的設計，他的出發點在賦予少數族群否決的權利，是嘗試處理台灣族群齟齬的拓荒巧思，迄今無人可以超越。他當年向夫人盧千惠(1998：91)解釋道：

四個文化集團得相敬相尊，才能促成團結。台灣雖然是小國，但必懷有大國的胸襟，我們不必成為經濟、軍事大國，而應以道義上的大國並列在國際社會。

¹⁴ 以下所列的憲法草案，見施正鋒(1995)的收錄。

¹⁵ 事實上，這次會議由黃煌雄主導，不過，由於民進黨意興闌珊，台獨聯盟以及社運團體大力支持。

¹⁶ 請比他自己所列的特色(許世楷，1991：67-68)：文化多元主義、社會國家的構想、民兵制度、公民投票權、堅持文官控制原則、下議院小選區制、以及議會內閣制。

此外，這部憲草在前言裡對於台灣多元族群國家的描繪，畫龍點睛寫出台灣人的集體記憶、以及未來的嚮往（許世楷，1989：109）：

我們的馬來玻里尼西亞語系祖先，過去在台灣的原野自由、和平地生活著。

我們的漢語系祖先，為了逃避中國的惡政、戰亂與飢餓；追求自由、和平與較好的生活，移住來台灣。

但是，我們台灣人的自由、和平與生活，仍時常受到外來政權的蹂躪。

因而，我們決意以自己的力量，來維護自己的自由、和平與生活；因此，我們結合，以創設獨立的台灣共和國。

日後，許世楷把《台灣未來的描繪》再加以修訂，加上相關的憲法論文，出版了《台灣新憲法論》（1991），希望作為法政大學生的教科書；後來，他又編了《世界各國憲法選集》（1995），念念不忘的還是推廣憲法教育。回台後，許世楷把重點放在人民制憲運動的推展，除了批判『中華民國憲法』為「國家安全議會體制」，對於民進黨積極參與 1997 年的修憲工作，頗不以為然；他本身並不諱言自己其實是心儀內閣制，不過，既然眾人有推動總統制的共識，因此，對於民進黨倡議雙首長制，也是口誅筆伐（許世楷，1998a：66、70）。面對這樣的逆流，許世楷力促台獨聯盟成立「台灣憲政研究中心」，召開台灣憲政研討會，編輯出版《台灣憲政根本問題》（1998b）。陳水扁在連任總統之前，忽然拋開制定新憲的說法，究竟是否選票的策略性考量，不得而知，不過，台灣憲政研究中心仍然舉辦十來次討論會，邀請專家學者提出建言；可惜，委託學者起草的決議最後未被主事者重視。

或許是從小接觸原住民¹⁷，許世楷對於相關的議題一直高度關注。2000 年適逢霧社事件七十週年，許世楷接受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的委託，主辦了一場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出版《霧社事件——台灣人的集體記憶》（Yabu

¹⁷ 許世楷曾經提及小時候的經驗，在日月潭德化社看見小學同學在表演，才知道他是「山地人」（邵族）。

Syat、許世楷、施正鋒，2001），大家才發現，原住民族內部迄今未能縫合傷口。或許也由於這個研討會的關係，中央造幣廠發行了莫那·魯道的二十元紀念幣。兩年後，在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支持下，許世楷又主導了一場原住民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在擴大視野的同時，期待能有展開和解的可能。會議論文編為《從和解到自治——台灣原住民歷史重建》（施正鋒、許世楷、布興·大立，2002）。

由於對於國際關係的涉獵，許世楷（1998a）也相當關心國家安全議題，並主催台灣安保協會所主辦的台灣前途危機管理研討會，將國家安全的視野擴及國家認同、以及族群危機（許世楷、施正鋒，2001a）。他認為加入聯合國是台灣獨立標準作業流程的第一步，也就是說，加入聯合國是台灣外交的第一優先，因此，也積極思考如何結合政府、企業及民間的力量促進加入聯合國（許世楷、施正鋒，2001b）。

許世楷在 2002 年提出「新生國家理論¹⁸」（2002a、2002b），認為不論是『舊金山和約』（1952）、還是『台北和約』（1952），都沒有提及台灣的歸屬，因此，主張以台灣的名義申請新加入聯合國，如此一來，台灣可以由「事實上的獨立國家」提升「法理上的獨立國家」；為了達成這個目標，他認為必須加強台灣人對於台灣的認同，同時，必須以配合「制憲運動」的推動。既然要以新生國家申請加入聯合國，許世楷也同意台灣目前可以由正名運動來著手。到目前為止，新生國家理論是國內對於參與聯合國的最簡潔而有力論述。

參、政治參與

「台灣獨立聯盟」是在 1970 年初，由海外的「台灣青年獨立聯盟」（日本）、「全美台灣獨立聯盟」、「台灣人權委員會」（加拿大）、「全歐台灣獨立聯盟」、以及島內的「台灣自由聯盟」結合而成，日後，又加入南美本部，

¹⁸ 參閱許世楷（2003；2004）；亦請比較黃昭堂（2003）。

迄今已經四十年，盟員遍佈世界五大洲。如果以「台灣青年社」（台灣青年獨立聯盟的前身）在1960年開始發行刊物《台灣青年》來算，組織屹立半個世紀。台獨聯盟在1987年改名為「台灣獨立建國聯盟」，意思是說，除了從事獨立的工作，還要兼顧建國的任務。

許世楷是在1959年獲得日本文部省的獎學金而出國唸書¹⁹，沒幾個月，就於次年加入台灣青年社²⁰，參與《台灣青年》編輯（筆名為「十心」），第一篇文章是〈從八一水災思考其政治問題〉，從此一頭投入台灣獨立運動，還在1964年被中華民國駐日大使館吊銷護照，差一點被日本政府與煙毒犯一起強制遣返²¹（許世楷，1993：15-17；許世楷、盧千惠，2011：93-96）。許世楷無役不與，包括滑稽節大哭事件（1962）、陳純真間諜事件（1964）、京都絕食抗議美日支援國民黨政權（1966）、抗議蔣經國訪日示威遊行（1967）、以及柳文卿強制遣返事件（1968）。特別是在1964年於東京首度舉辦的記者會，除了中央委員會委員長黃昭堂、中央委員兼《台灣青年》總編輯周英明、以及中央委員廖春榮，許世楷以中央委員兼 *Independent Formosa* 編輯身分出席，公開表達台灣人追求獨立的強烈意願。當時，廖春榮與許世楷還特別掛上平常少用的黑框眼鏡（許世楷、盧千惠，2011：121）。

最具戲劇性的是台灣青年社為了趕到羽田機場搶救柳文卿，出動三輛救援車，許世楷親自駕駛其中一輛；由於人馬與警察發生肢體衝撞，包括許世楷等十人因違反航空法、妨害營業、以及妨害公務罪，被日警拘留三天，最後以不起訴釋放。許世楷經過友人介紹，拜託國會議員豬俣浩三²²質詢，出入國管理局長不得不保證柳文卿的人身安全。事後，豬俣與許世楷

¹⁹ 此部份整理自陳銘城（1992）、許世楷（1993、1998）、盧千惠（1998）、許世楷與盧千惠（2001）、以及陳銘城與施正鋒（2000）。其實，在《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編輯的時候，日本部份是由許世楷與盧千惠所提供的。

²⁰ 在1963年改名為「台灣青年會」，又在1965年調整為「台灣青年獨立聯盟」。

²¹ 日本前首相安倍在許世楷的送別會中揭露：「我外公岸信介擔任日本首相時，蔣介石政權曾經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換條件，希望日本將旅日的黑名單政治犯遣返往臺，不過，我外公並沒有答應，不然可能就沒有後來的許代表了」（Wikipedia, 2011）。

²² 屬於社會黨，因為認為台獨運動是「反中國運動」，起初還不願意接見（許世楷，1993：21）。

成爲好友，共同推動國際特赦協會的日本分會，致力台灣政治犯的救援；從此，救援島內政治受難者成爲台灣青年社的常態工作。由於落入國民黨政府的黑名單，眾人有家歸不得；不過，台灣人不管是前來、還是過境日本，一定會拜訪黃昭堂、以及許世楷等人暢談，包括日後的鄭南榕。

寄居日本，許世楷一方面任教於津田塾大學，一方面遊走太平洋兩岸。台灣獨立聯盟在 1970 年由世界各地台獨組織結盟而成，許世楷擔任總本部中央委員。先後擔任台灣獨立聯盟日本本部委員長（1972-74、1982-87）、以及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總本部主席（1987-91）。許世楷在 1987 年接受《自由時代》（週刊）專訪，因爲台獨聯盟被中華民國政府列爲叛亂團體，而他又是日本本部的委員長，訪問稿引起相當大的震撼力。台獨聯盟在 1987 年改名爲台灣獨立建國聯盟，許世楷不久又被選爲總本部主席，全力推動「島內台獨運動公開化、返鄉運動全面化」，尤其是強化韓國、以及菲律賓的壓力，從此，開始一波又一波的翻牆闖關行動，爲台獨聯盟的遷台任務鋪路。

鄭南榕在 1988 年刊登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之際，後者是台獨聯盟的主席，國民黨政府更加驚惶。根據許世楷的原序（1989：7-8），這部憲法草案原本是受到林啓旭鼓勵所準備的，初稿其實在 1972 年就早已完成，原文只有十五條，以日文書寫，經同志譯爲漢文，在 1975 年帶到美國本部討論。一直到 1988 年 11 月，爲配合鄭南榕參與「新國家運動」12 月 25 日造勢的出版壓力（陳銘城、施正鋒，2000：83），許世楷快馬加鞭完成正在進行的改寫，於 12 月 10 日刊在島內的《自由時代》，隨即展開詳細解說的增補。國民黨政府在 1989 年 1 月初，以涉嫌叛亂罪傳訊鄭南榕，許世楷加緊完成解說，寫上「僅以本書獻給勇敢的台灣人——鄭南榕」，在 2 月 2 日傳真回台灣的自由時代週刊社，以《台灣未來的描繪》的型態出版（盧千惠，1998：89-97）。沒想到，才完成再版校正的工作，鄭南榕就在 4 月 7 日引火自焚²³，因此，他在第二版再序很客氣的說，這本書是受到鄭南榕的勇氣鼓勵才問世（許世楷，1991：99-100）。

²³ 許世楷揭露，當時曾經透過朋友寫信總統李登輝，表達「這個人殺不得」的看法，然而，由於李登輝自己在 1988 年才接手，未能阻止悲劇發生（許世楷、盧千惠，2011：138）。

惡名昭彰的『刑法一百條』在 1992 年獲得修訂，黑名單總算解除，許世楷獲准申請中華民國護照、以及入境證，終於再度踏上睽違三十三年的祖國土地，並在三年後毅然決然放棄日本教職、返台定居，長期在故鄉台中蹲點，組織台灣本土讀書會、成立國際特赦組織台中分支，從事紮根工作。平日除了教學，許世楷並積極推動台灣國民制憲運動。建國黨於 1996 年因為民進黨背離台獨主張而成立，許世楷在中央研究院李鎮源院士請託下，短暫擔任過黨主席（1997-98）。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前，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尋求獨派支持，許世楷提出制定新憲、以及加入聯合國的要求，並獲得阿扁首肯（許世楷、盧千惠，2011：190）。

在民進黨於 2000 年執政後，由副總統呂秀蓮召集的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設有政策研議分組，在分組召集人許世楷教授的積極推動下，首先邀請玉山神學院院長布興·大立、以及田雅各醫師，分別就原住民的人權、以及蘭嶼的核廢料提出報告（2001/3/29），副總統呂秀蓮並且親自出面接見與會人士。分組初步判斷，如果核廢料的去處無法解決，或許可以先深入探討成立自治區的可行性，因此，在原民會的配合下，進一步擴大邀請原住民菁英，在台北賓館召開「原住民自治區聽證會」（2001/5/17），副總統再度前來表達關切之意。兩次會議的內容經編輯合併出版為《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許世楷、施正鋒、布興·大立，2001）。

在 2004 年，許世楷被陳水扁總統任命為「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代表，也就是台灣的大使，除了說是學養豐富以外，由於他在日本的人脈網絡廣闊，加上精通日語、精力旺盛²⁴，可以在日本政界、學界通行無阻，因此，即使台灣與日本沒有正式邦交，不過，由於許世楷的打拚，彼此的實質外交從來也沒有如此順暢過。特別是日本政府在 2005 年給予台灣觀光客免簽證的措施，可以說是外交上的重大突破，許世楷功不可沒。另外，他又力挽狂瀾，希望能在留日人文社會科學界人才日漸凋零的情況下，鼓勵新生代學者作更密切的台日交流，甚至於成功說服政府成立常態的講座，讓年輕的台灣學者能前往日本客座、開設台灣研究的課程，用心良苦（許世楷、盧千惠，2011：32-33）。

²⁴ 四年內就演講了六百場（許世楷、盧千惠，2011：220）。

馬英九在 2008 年上台前，許世楷原本就告老還鄉，不過辭呈未被批准。沒想到，竟然會因在釣魚台發生聯合號海釣船事件，被反日的泛藍立委指控戀棧不去、甚至於扣上「台奸」的大帽。許世楷被質疑未向日本抗議而「接到返國命令²⁵」，返台後，面對國民黨立委的羞辱，在記者會中表示「士可殺不可辱」，拒絕到立法院備詢，並要求外交部即刻准辭（Wikipedia, 2001）。

根據許世楷（1998a：206-207；1993：30；許世楷、盧千惠，2011：86），他的祖父許嘉種是台灣文化協會的幹部²⁶，是「抗日的鬪士」。父親許乃邦與母親洪金雀雖是留學日本，不只是對日本統治者「從不卑躬」，甚至於有強烈的「抗日觀念」，因此，拒絕日本人的拉攏，不願許世楷去念專為日本人所設立的小學校，而是讀台灣人的草屯國民學校²⁷，也就是不希望自己的小孩長大成為「親日派」。他的夫人也坦承，外祖父有強烈的「反日情感」（許世楷、盧千惠，2011：68）。他在最新的一本書如此表達對日本人的感受（許世楷、盧千惠，2011：194）：

日本人因有對過去戰爭的愧疚，而想對中國人補償。我們台灣人對此，本應無可厚非，然而日本往往並不是犧牲自我來補償中國，而是以犧牲台灣來達成對中國的補償著實令人擔憂。譬如：為了對中國補償，若是日本政府宣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若是大部分日本人也同意。對此，我們台灣人可說是忍無可忍。

在「反日」與「親日」的兩個極端之間，他或許會自我定位為專業的「知日派」吧！至於他自己對於認同的理解，在博士論文完成時就大致已經解決²⁸（許世楷，2009）：

²⁵ 究竟這是否為「召回」，其實是相當模糊，連他自己也不清楚（許世楷、盧千惠，2011：224）。

²⁶ 曾經在治警事件（1923）中被日警逮捕。

²⁷ 在日本時代，最早稱為「草鞋墩公學校」，而非日本人唸的小學校，後來先後改名為「草屯公學校」、以及「草屯東國民學校」。戰後被改名為「草屯國民學校」，現在則稱為「草屯國民小學」。

²⁸ 參考許世楷、盧千惠（2011：44-45）。

7、8歲時唱著「我最喜歡軍人，將來長大後，乘著馬 hi-do-do」，而夢想將來做陸軍上將，無知於與日本人有什麼差別。進草屯公學校以後，覺得與日本人不一樣，常與小學校日本學生打群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13歲入學台中一中，遇到外省老師覺得與自己人不一樣。228更覺得「外省人」有如外國人，此後親密朋友多是台灣人。愈長大愈覺醒「外省人」具有特權，很多台灣人遠離政治，我卻覺得要探討為什麼有差別，是我大學讀政治系的原因。

其實在中學時，我讀過吳獨流《亞細亞的孤兒》，描寫在台灣受日本人差別待遇，就去了中國，但是在中國也不被看待是中國人，就回來台灣，後來發狂了。這個小說讓我在成長的過程中，常常有實際的印證。

這兩年來，許世楷勤於奔波海外演講，特別是在夏天舉行的台灣同鄉夏令營。他回憶道，台獨聯盟在1960年代舉辦二二八紀念會時，一定會準備三個布條，左邊是「打倒中華民國體制」，右邊是「反對中國侵略台灣」，後面橫批是「台灣獨立建國萬歲」，仍然是大家打拼的目標（許世楷、盧千惠，2011：5）。面對2012年的總統大選，許世楷（2010）提出「兩年三腳步」的作法：第一腳步，基礎理論＝新生國家理論；第二腳步，投票＝認同台灣；第三腳步，國家觀念＝台灣是台灣人的國家。至於國家領導者的資格，他主張總統的候選人必須堅持「以台灣名義申請參加聯合國」，同時，答應在選上後進行「推進以台灣名義申請參加聯合國是總統的最優先任務」的公民投票（許世楷、盧千惠，2011：5）。

肆、個人關係

許世楷是在1950年念完台中一中初中部，因此，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還是一年級生。相較於他高中在嘉義中學唸一年、畢業於師大附中（1953），富有反殖民意識的台中一中，應該是他最值得驕傲的母校。不過，或許是因為他長期在海外投入台灣獨立運動，作為傑出校友的殊榮，也來

得最遲。筆者祖厝鹿港、出生霧峰、彰化長大，高中在台中一中念，當然是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台獨聯盟博士人才濟濟，唯鮮少社會科學者，因此，彼此有較多的共同語言、或是思考模式；加上都關心族群政策，自然特別有好感。對於筆者來說，如果黃昭堂宛如受日本教育而不苟言笑的祖父，張燦鑒則是可以把同志當朋友對待，至於許世楷，則有如父執輩般溫暖²⁹。

或許因為有這層同鄉、校友、同行、加上同志的關係，許世楷返台以後，多次願意吩咐跑腿。在 1994 年的第二次人民制憲會議，筆者忝為籌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處副秘書長，許世楷則為台灣國民制憲運動委員會的共同召集人，遙相呼應。在 1994 年底的末代省議員選舉，奉命到台中縣幫陳鴻榮站台助講，初試啼聲、不知所云，台上慘不忍「聽」、台下零零落落。1995 年，前輩囑咐前往台中文化學院開「台灣政治」的課，自當從命。當然，台灣教授協會在 1996 年舉辦「族群關係研討會」，筆者立即想到邀請許世楷擔任主題演講者。台中一中的老學長楊基銓創辦國際文化基金會，許世楷被敦聘為董事，在 1997 年推薦筆者擔任執行長，恭敬不如從命，也負責了「台灣國家安全國際研討會」、以及「台灣憲政研討會」的執行。

在 2000 年總統大選之前，社運團體對於民進黨的候選人不太放心，希望能當面進行對話，許世楷指定筆者研議總統候選人的條件，以下是從本土的立場思考，粗略所提的考核指標：

在信念上，他必須是篤信獨立建國的先行者，
在性格上，他必須是勇敢而有堅持的人格者，
在管理上，他必須是一個知人善任的經營者，
在智慧上，他必須具有解決中國問題的能力，
在政治上，他必須具有整合族群、政黨的能力，

²⁹ 家父出生於 1937，也是台中一中初中部出業。

在民進黨執政後，許世楷關心原住民族議題，交代筆者執行兩場與霧社事件相關的學術研討會。接著，總統府人權諮詢小組的策研議分組上，許世楷除了邀請原住民族菁英針對核廢料、以及自治區課題與前副總統呂秀蓮見面，也指示筆者在政策研議分組提出綜合性的建議案³⁰，再由小組的全體會議彙整，最後向總統提出報告。另外，不少本土派人士因為對於陳水扁的新中間路線有所疑慮，在2001年成立台灣心會，筆者被推選為副秘書長，應該也是許世楷所推荐的。

過去幾年來，我們的互動在於「台灣國際研究學會」³¹。在2004年，幾位本土派學者³²在總統府等待呂秀蓮副總統接見時，大家覺得有必要成立一個類似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的平台³³，經過徵詢，許世楷也有同感，而且主張，「國際政治」或是「國際關係」的範圍太狹隘，應該擴及「國際研究」。眾人志同道合，馬上分頭招兵買馬，尤其是分散各地的資深教授，包括莊錦農（台灣大學）、蔡啓清（東海大學）、李榮秋（政治大學）、洪鎌德（台灣大學）、洪茂雄（政治大學）、邱垂亮（澳洲昆士蘭大學）等等。學會在2005年成立，由許世楷擔任理事長、莊錦農為副理事長，出版《台灣國際研究季刊》、舉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³⁴、並出版專書（已經13冊）。目前的理事長為莊錦農教授。幾年前到英國開會，買了一本 Hans Daalder 編的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The Story of a Profession* (1997)，啟發了這篇文章、以及研討會。

³⁰ 在第六、七、八次研議會議中（2001/4/19、5/24、6/21）。不過，由於這只是臨時編組性質的諮詢小組，除了道德上的約束力以外，並沒有任何行政資源，此外，一旦建議往上呈閱，並無追蹤政策規劃、正當化、預算、執行、或是考核的權限，因此，頂多只能作間接的了解。

³¹ 網站為 <http://www.tisanet.org/>。

³² 包括當時在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的陳文賢、以及中央研究院歐美所的廖福特。

³³ 這是一個世界性的「國際關係」研究學會（網站為 <http://www.isanet.org/>）。台灣的政治學者多參加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網站為 <http://www.apsanet.org/>）的年會，不知為何，較少前去 ISA。

³⁴ 包括論壇「台日次世代對話」（2006、2007）；研討會「國家認同之文化論述」（2006）、「當前台灣戰略的發展與挑戰」（2010），以及一年一度的當代民主政治研討會，包括加拿大（2004）、紐西蘭（2005）、印度（2006）、比利時（2007）、愛爾蘭（2008）、芬蘭（2009）、以及韓國（2010）。

伍、結語

筆者是在 1986 年加入台獨聯盟，負責宣誓的是當時的總本部主席張燦鑒。還記得他當時問我，可以用甚麼樣的方式來奉獻台灣，坦承而言，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能對革命有甚麼貢獻？只記得當時的回答是，喜歡念書。沒想到，張主席竟然不以為忤，還回以「真好」來勉勵。摸索將近二十年，原來，明燈就在眼前。

當許世楷的『台灣共和國憲法草案』在台獨聯盟的機關報《台灣公論報》公佈時，不少人以傳統「自由式民主」(liberal democracy)的觀點來看，對於四大族群以等額議員組成上議院，表示難以苟同。然而，剛好修過比較政治、以及族群政治的課程，對於 Arend Lijphart (1979, 1977, 1981) 所倡議的「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記憶猶新，因此，除了嘗試辯論，當下立即恍然大悟學者可以扮演的角色，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知識的捐客。

在博士論文口試之際，有口試委員問到畢業後的生涯規劃，當然是大學教書為主，行有餘力，能透過媒體傳播，將知識學以致用。當時，大家笑一笑，意思是說，一個人的精力有限，很難同時做那麼多事情、又能做得好，不過，美國老師就是有一個優點，很會鼓勵學生儘量發展、不會潑冷水。僥倖能回到台灣，如願以償在大學誤人子弟；不論是平面、還是電子媒體，也有機會濫竽充數分析政治現象；當然最重要的還是知識的媒介，除了學校的教學，還從事專業知識的通俗傳播、政治學與非政治學的對話、以及國內外學術的橋樑。

在這個過程中，幾位學術界的前輩一路提攜，包括莊錦農、邱垂亮、洪鎌德、以及徐正光等等。其中，由於許世楷是台獨運動的先行者、又是台獨聯盟的同志，當然是想法比較接近。事實上，許世楷應該是在台獨聯盟中，少數認為知識有用者。台獨聯盟是由海外的留學生起家，號稱世界上有最多博士的革命組織，如果瞧不起學術知識，那又與號稱是世界上博士最多的中華民國內閣有何差別？如此的反智文化，委實令人苦惱萬分。

尤其是台獨聯盟遷台以後，強調必須本土化，卻是更加庸俗化。在台灣民主化的歷程，如果說民進黨是逐漸地國民黨化，那麼，台獨聯盟就是在民進黨化的過程中逐漸虛無。

拒絕擔任台獨聯盟的秘書長以後，「公司³⁵」似乎已經只剩下感情的聯繫，每年的世界中央委員會在台灣召開，也許還有一二人會保持聯絡，否則，是越行越遠。有六、七年左右，許世楷在每個月來台北開完中委會後，會相約到復興南路的一個黑白切攤小酌，然後，再搭尊龍客運趕回台中；如果有必要過夜，則多半住進火車站前的 YMCA。擔任代表後，固定會返台述職，下榻國賓飯店、或是圓山飯店，往往只有時間留在旅館房間裡頭，用水果來下酒。這兩年，許世楷或許在美國巡迴演講的時間比較多，除了電話聯絡，已經好久沒有碰面。

許世楷有一回笑著說，「別人都講講 e（說說了）就算了，你卻是白紙黑字都記錄下來了，恐驚 e 以後 e 走袂去」。這當然是作長輩的好意關心，不過，若是作為知識分子，卻不能把心裡的話講出來，特別是自己的同志，這種單向的苦戀，豈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為了準備這篇文章，翻閱相關書籍，在相片中，由三十而立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許世楷永遠是露出笑容，如沐春風。這是一種標竿。下一步，是否我們作伙來打拚，開辦一所台灣人的文科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

³⁵ 這是台獨聯盟盟員之間的稱呼，有點像是美國的中央情報局的作法。

參考文獻

- 張炎憲、曾秋美、沈亮（編），2011。《青春、逐夢、台灣國——掖種》。台北：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
- 陳銘城。1992。《海外台獨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社。
- 陳銘城、施正鋒（編）。2000。《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故事》。台北：前衛。
- 黃昭堂，2003。〈脫出繼承國家理論、分裂國家理論來促成新生國家的誕生——台灣新生國家理論〉《台灣文化學刊》創刊號，頁 27-41。
- 許世楷，1989。《台灣未來的描繪》。台北：自由時代週刊社。
- 許世楷，1993。《台灣獨立黨回歸祖國》。台北：前衛。
- 許世楷，1991。《台灣新憲法論》。台北：前衛。
- 許世楷，1995。《世界各國憲法選集》。台北：前衛。
- 許世楷。1998。《許世楷文集——我過我的獨木橋》。台北：前衛。
- 許世楷（編），1998。《台灣憲政根本問題》。台北：前衛。
- 許世楷，2002a。〈「新生國家理論」的提倡〉《共和國》25 期，頁 3-4。
- 許世楷，2002b。〈「新生國家理論」的提倡、續篇〉收於莊萬壽（編）《台灣獨立的理論與歷史》頁 89-104。
- 許世楷，2003。〈「新生國家理論」的提倡〉《台灣文化學刊》創刊號，頁 27-41。
- 許世楷，2004。〈國家定位——新生國家台灣前途近遠景〉收於施正鋒（編）《憲政改革》頁 201-24。台北：國家展望文教基金會、台灣心會。
- 許世楷（李明峻、賴郁君譯），2006。《日本統治下的台灣》。台北：玉山社。
- 許世楷，2009。〈認同、獨立、建國——配合個人史的台獨運動概觀〉（<http://www.wufi.org.tw/dbsql/showmsg.php?id=1649>）（2011/4/5）。
- 許世楷，2010。〈建國提案——兩年三腳步〉（<http://blog.roodo.com/aurorahope/archives/12246875.html>）（2011/4/5）。
- 許世楷、盧千惠，2011。《台灣——新生的國家》。台北：玉山社。
- 許世楷、施正鋒（編）《台灣前途危機管理》，2001a。台北：前衛。
- 許世楷、施正鋒，2001b。〈如何結合政府、企業及民間的力量促進加入聯合國？〉《新世紀智庫論壇》14 期，頁 43-48。
- 許世楷、施正鋒、布興·大立（編），2001。《原住民族人權與自治》。台北：前衛。
- 盧千惠，1998。《盧千惠文集——我走我的陽關道》。台北：前衛。
- 施正鋒、許世楷、布興·大立（編）。2002。《從和解到自治——台灣原住民歷史重建》。台北：前衛。
- 施正鋒（編），1995。《台灣憲政主義》。台北：前衛。

- 『舊金山和約』(1952)(日本国との平和条約・*Treaty of Peace with Japan*・*San Francisco Peace Treaty*、或是 *Treaty of San Francisco*)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sanfrancisco01.htm>) (2011/4/5)。
- 『台北和約』(1952)(中日和平條約、日華平和条約・*Treaty of Taipei*・*Sino-Japanese Peace Treaty*) (<http://www.taiwandocuments.org/taipei01.htm>) 或 (<http://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china/joint72.html>) (2011/4/5)。
- Daalder, Hans, ed. 1997.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The Story of a Profession*. London: Pinter.
- Eisenstadt, S. N., and Louis Roniger. 1980. "Patron-client Relations as a Model of Structuring Social Exchange."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2, No. 1, pp. 42-77.
- Ishino, Iwao. 1953. "The Oyabun-Kobun: A Japanese Ritual Kinship Institu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New Series, Vol. 55, No. 5, Pt. 1, pp. 695-707.
- Lijphart, Arend. 1969.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World Politics*, Vol. 21, No. 2, pp. 207-25.
- Lijphart, Arend. 1977.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Lijphart, Arend., ed. 1981. *Conflict and Coexistence in Belgium: The Dynamics of a Culturally Divided Society*. Berkeley, Calif.: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Roniger, Luis. 1987. "Coronelismo, Caciquismo, and Oyabun-Kobun Bonds: Divergent Implications of Hierarchical Trust in Brazil, Mexico and Japa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38, No. 3, pp. 310-30.
- Stein, Howard F. 1984. "A Note on Patron-Client Theory." *Ethos*, Vol. 12, No. 1, pp. 30-36.
- Wikipedia。2011。〈許世楷〉(<http://zh.wikipedia.org/wiki/%E8%A8%B1%E4%B8%96%E6%A5%B7>) (2011/4/5)。
- Yabu Syat、許世楷、施正鋒(編)。2001。《霧社事件——台灣人的集體記憶》。台北：前衛。

Koh Se-Kai: A Political Engineer of Taiwan Independence and State Construction

Cheng-Feng Shi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Indigenous Development and Social Work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Shoufeng, Hualien, TAIWAN*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we will introduce one of the prominent leaders of the World United Formosan for Independence. In the academic filed, his contributions are largely found in portraying co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or future Taiwan, particularly how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y be constructed to resolve ethnic cleavages.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his efforts have been focused on how theories may be put into practice, especially in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Keywords: World United Formosan for Independence (WUFI), Koh Se-Kai,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ethnic cleavages